



潘金莲的发型

The Hairstyle of Pan Jinlian

孟晖 /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潘金莲的发型

孟 晖 著

The Hairstyle of Pan Jinlian

by Meng Hui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存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金莲的发型 孟晖著 - 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05.2

(《书影与影像系列》/吴源主编)

ISBN 7-214-03900-1

I. 潘... II. 孟... III. 社会生活 - 史料 - 中国
古代 IV.D691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09347号

潘金莲的发型

孟 晖著

The Hairstyle of Pan Jinlian

by Meng Hui

书 名 潘金莲的发型

著 者 孟 晖

责任编辑 杨全强 谢 红

版式设计 潘 菲

责任监制 陈晓明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)
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960×1304毫米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82千字

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214-03900-1/D·595

定 价 36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印刷装帧设计经本社调换)



潘金莲的发型



宋·佚名《层楼春晚图》。

目 录

服 饰

- 花落知多少 9
- 附：遗落的笑靥 20
- 张生的礼物 27
- 潘金莲与鬋髻 37
- 晋代名士的休闲服 46
- 万里远来的衣袂 55
- 李清照的时装 63
- 附：闹蛾满城狂欢夜 68
- 开合里的风光 72
- 附：南朝的裙裤 77
- 披风小识 81
- 附：民国的女袄 101
- 黄金与翠羽的华服 105

饮 食

- 唐人甜点——糖酪浇樱桃 115
- 酥·酥山·冰淇淋 120



宋·佚名《前江决乐图》。

附·金盘点酥山	126
蜜沙冰·乳糖真雪	129
花露大香	135

起 居

得几而止	147
被底的香球	161
附·玫瑰花的妙用	163
珠帘秀	167
帘影玲珑	177
冰块の遣际	187
梅花络	196
琉璃、玻璃与《红楼梦》	208
附·琉璃的奢侈	218

鉴 赏

想念梦幻的桂旗	227
空中一朵雨作的云(外四章)	243
人间的天堂与地狱	246
映照死亡的是生命	251
清香悠远的灵性之筏	255
尘梦哪如鹤梦长	259
洗澡水的色情想象	264
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	279
与伟大的过去重逢	289
文学想象启动的地方	299
当晚明遭遇楚辞	309
世界的青花	315

后 记	327
-----	-----



敦煌第130窟壁画《都督夫人礼佛图》(段文杰摹)。

1 服 饰



北宋初年，东京女性流行用黑光纸剪成“团幡”贴饰面庞，昔日的流行被保存在艺术作品中。
图为大英博物馆藏宋代《父母恩重经变相》局部。

花落知多少

在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”中，曹雪芹把他对女儿国的狂想推到了一个高潮。其中，香菱和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人在“红香圃”外斗草的情节，是读过了都会难忘的。其实，相同的场景，早在数百年前，就在一位女性诗人的笔下呈现过，曹公此刻的文思，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位女性前辈的影响：“斗草深宫玉槛前，春蒲如箭荇如钱。不知红药阑干曲，日暮何人落翠钿”（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）。同样是富贵但封闭的环境，同样是稚气未脱而不得自由的少女，同样是新鲜的春光，甚至游戏也是同样的，只不过，在花蕊夫人笔下，具体的人物身份成了宫女，而地点则是在五代西蜀的宫苑。也是在红芍药花怒放的花栏前，这些年轻的女性想必也是“满园玩了一回，人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，坐在花草堆里斗草”，这个拿着蒲草，说它像箭；那个拿来荇叶，说它像钱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这一个说：‘我有观音柳。’那一个说：‘我有罗汉松。’那一个又说：‘我有君子竹。’这一个又说：‘我有关人蕉。’这个又说：‘我有星星翠。’那个又说：‘我有月月红。’这个又说：‘我有《牡丹亭》上的牡丹花。’那个又说：‘我有《琵琶记》里的枇杷果’”，显然是作家利用了小说篇幅的优势，把相同的情节展开来尽情地加以发挥而已。有意思的是，彼此相隔数世纪的两任作者，接下来都把笔锋转到了女性妆饰上，也许潜在的逻辑是，在绚烂的芍药花前，只有女性的服饰、妆容才足以与之争艳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这是一条与花光相辉映的石榴红绡裙，在花蕊夫人的宫词中，却是一点在色彩上形成鲜明对比的“翠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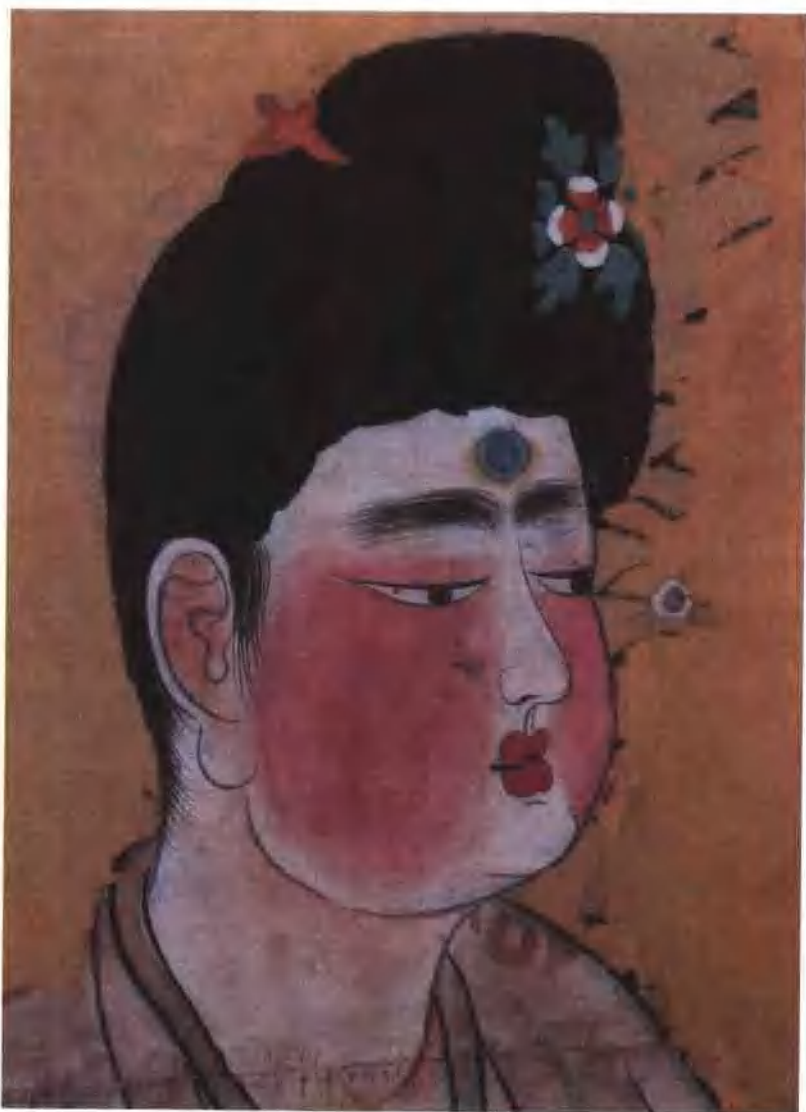
点翠钿，被遗落在了芍药花栏的栏杆前。这个小小的场景，很容易就被人忽略而过，实际上，自它产生以来，也确实一直被忽略着。单从字



明·陈洪綬《斗草图》局部。

面上,我们就不难猜测出,“翠钿”是一种女人用的首饰,因此,好像一切都很明白,没什么可多说的,这里呈现的只是一个“绮艳”的场面而已,而“绮艳”,一向就是文学创作的大忌。让我们还是赶紧从这个冷僻的角落掉转目光,去关注那些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重大主题……但是,且住,有人应该注意到,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么简单,在花蕊夫人的《宫词》中,出现过这样一位宫女的形象:“翠钿贴靥轻如笑,玉凤雕钗袅欲飞。”谜底因此而破解了:花蕊夫人词意中的翠钿,并不是“泛指”,不是在笼统地指称一般的首饰,她笔下的对象非常明确。这里所涉及的,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化妆风气,正所谓“素面已云妖,更著花钿饰”(杜光庭《咏西施》),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,女性们流行用各种各样的小花片,来贴在脸庞上、鬓发上,这些小花片,就被叫做“花钿”,或者“花子”、“面花儿”等名目。想当年,花木兰从沙场上九死一生地归来,她要恢复女儿身了,其中所必需的手续之一,就是“对镜帖花黄”。后人也正是借助着这诗句而知道,至少从南北朝时代起,用一片片小花片来装饰自己的面容,就已经是女性中最普遍的化妆术了。只不过,在花木兰的年代,普遍的是黄色的“花黄”,而到了花蕊夫人的时期,绿色的“翠钿”变得最为时髦。原来是“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,偏宜贴翠花钿”(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一本第一折),这“翠钿”不是簪钗,不是绫绢假花,而是花钿的一种,是用来贴饰在脸上的。发髻上玉雕的钗头凤其势如飞,嘴唇边笑涡儿所在的地方贴一对绿色的花钿,做出人工的笑靥,就是那个时代的时髦美人的标准照。

此刻正是《花间集》的时代,也是翠钿大行其道、风光无比的时代。除了充当假脸,它更多的是高踞在女性的额头上、眉心间,比如,有一位“眉间翠钿深”的美人,斜倚在枕上,覆盖着鸳鸯锦被,在帘外传来的吩咐啼声中,情思百转(温庭筠《南歌子》);另一位刚刚起床的美人,睡意未消,意态慵懒,头上用白玉簪固定的花冠都偏歪了,但是,此时的她“翠钿金缕镇眉心”,对着小庭中的斜阳轻风,杏花零落,一腔深深的情愁,无可诉说(张泌《浣溪沙》)。当然,翠钿也可以贴饰在面颊上,比如就有一位“翠钿金压脸”的美人,在“牡丹花谢萼声歇,绿杨满院中庭月”的春残时节,在寂寞的香闺中,灯光影里,因为思念远人而泪水纵横(温庭筠《菩萨蛮》);



额头上先绘额黄,然后在额黄上再贴翠钿(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代侍女绢画局部)。

而另一个境况类似的女性，倚在屏风中独自哭泣，泪水顺着双颊流过颊上的花钿，把这小小的花子给打湿了：“谁信损婵娟，倚屏啼玉箸、湿香钿”（毛熙震《小重山》）。

在当时最时兴的花钿样式中，能够与翠钿一争高下的，是金箔做的金钿：“少妆银粉饰金钿，端正大花贵自然”（陆畅《云安公主出降杂咏催妆》之上）。因为金钿薄如蝉翼，也被呼作“金蝉”，词人张泌就曾经偶然在市井上撞见一位不知名的风尘女，脸上是“蕊黄香画贴金蝉”，让词人一时深深为之打动。用金钿做成的人工假眉，就叫“金蹙”，孙光宪在《浣溪沙》词中描写了一处落花绕阶、画帘垂地的黄昏的闺阁，一切都是无情无绪的，薰笼中是残香，人也是残妆：“腻粉半粘金蹙子，残香犹暖绣薰笼。”金蹙子只是半粘在女性脸颊的香粉上，显然随时都可能掉落，但这位女主人公也懒得去收拾，因为“蕙心无处与人同”，她正忙于自己的寂寞呢。顾夐《甘州子》中描绘：“醉归青琐入鸳衾，月色照衣襟。山枕上，翠钿镇眉心。”而在他的一首《虞美人》中则提到，在“晓莺啼破相思梦”的早晨，词中所写的女性“宿妆犹在”，这显然正是《花间集》时代美人们的普遍作风，即使在夜晚也不把花钿等等面饰去掉，于是，词人们笔下的一个个感情失意的女主人公，她们多愁善感的面庞，就始终被翠钿或金钿映衬着，无论在一腔幽恨的白昼，还是情潮暗涌的夜晚。

只有在这样稍稍地留了心之后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花蕊夫人的匠心所在。原来那被忘记在芍药花下的翠钿，不是一般之物，它曾经亲昵地贴依着女性的肌肤，把女性的面容映衬得更为迷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像最亲密的伙伴一样，陪伴着女性，见证了她的欢乐，她的寂寞，她的幽密心情，知道她所经历的每一个不被他人关心和注视的白天和夜晚。但是，那天真的女孩子本人，却不知道珍惜这小小的面饰，一阵短暂的欢乐，就让她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，以致在它翩然飘落的时候，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。和凝在一首《宫词》中描写了非常相似的场景：“碧罗冠子簇香莲，结胜双衔利市钱。花下贪忙寻百草，不知遗却蹙金蝉。”少年宫娃戴着碧罗莲花瓣装饰的冠子，佩带的彩结绾成双胜的样式，上面还串着利市钱——真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——忙着在花下寻找各样花草，以便与同伴们斗个高低，蹙金的花钿掉落了也不知道。

